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卷之二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瑟吹父同梓

尚書纂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代行尉事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高后時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

邉取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周竈擊之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罷兵。佗
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
東西萬餘里。廼乘黄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
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
位意。諭盛德焉。詔丞相陳平舉可使粤者。平
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乃召賈為大中大夫。
賜佗璽書。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
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王侯

吏不釋之故。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愽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以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列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陸賈至南粤王惶恐頓首自言老夫故越吏也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柰何以身為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

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兮。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讐。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天可汗在上都。令公

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竟定約而還。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武侯問於吳起曰。兵何以為勝。對曰。以治為勝。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

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說苑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尉繚子曰。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王曰。格爾衆庶。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厚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
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
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淮南子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
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
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
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
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故聞敵國之君。
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

義。剌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

來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稔不

辜公尚助予憂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德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至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

勝。無衡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

徵哉徵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惔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

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雷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尉繚子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金鼓所指。百人盡鬪。陷行亂陳。千人盡鬪。覆軍殺將。萬人齊刃。古者士有什伍。車有行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

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将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衎列。奇兵捐将而走。大衆亦走。世将不能禁。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

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空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

州郡各選精兵。收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

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宜亟進兵攻之。宛敗。則昆陽自服。邑曰。吾

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

衡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漢兵。與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

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敢勇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蒙入據荊州。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

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道不拾遺。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班固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從來者上矣。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

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

表。罔有不服。

開元八年。上敕曰。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

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

是謂棄之。宜遣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

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

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

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徐疾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恊於師貞。以弘武備。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辯等列也。是以句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

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志其備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為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扵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扵是與亮情好日密。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陌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
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

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若懼然。無以應。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若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晋寧康三年夏。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

符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七年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尚書左

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群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矣。兼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今以吾衆投鞭。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

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群臣出。堅獨留陽平公符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

甸此屬皆我之深讎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歿之言乎堅不聽扵是朝臣進諫日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冠軍京兆尹慕容垂曰弱併扵彊小併扵大此理埶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

萬、
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昔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

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且東南卑濕。沴氣易侵。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上勞大駕。堅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八年春。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遣陽平公融。督張蚝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兵至淝水晉謝玄以數千人度水逆戰大破之堅單馬走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振以至於亡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鹽鐵論曰昔齊桓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

力也。故任德。則疆埸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經武淵源卷之二終

經武淵源卷之三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毛詩纂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永平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

奴。上令實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匈奴并左
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
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
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
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
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
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
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
奴可擊也。上善其言。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晉義熙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臧熹以為必克。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留船艦輜重下邳。步進至瑯琊。所過築城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

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來利在速戰宜據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分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輜儲餘悉

焚蕩芟除禾苗。使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若諫不從。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

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超不從。乃柵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晋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去。裕以車四千乘為

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守必寡。願以奇兵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

夷大悅。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文子曰。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埶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

人。毋壞屋。毋塡井。無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

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司馬法曰。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武。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

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

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觧。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光武既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

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
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
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蔥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斯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乾元二年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

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彩。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神雀元年。先零諸降羌。刼畧。小種背畔。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

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渡河。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耶。充國後盡降諸羌。振旅而還。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永光三年。秋。隴西羌彡姐

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将軍王接左将軍許嘉右将軍馮奉世入議。玄成等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扵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

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歛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有詔益二千人。後益發六萬餘人助之。十月兵畢至隴西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景德元年。契丹主冦澶州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集賢殿大學士冦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

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帝乃決計幸澶州。及至城南。契丹兵方盛。衆請駐驆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獨殿前指揮使高瓊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

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决。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虎軍張瓌守牀子弩。弩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益堅。帝許之。遣曹利用如軍議歲幣。準召利用至幄曰。汝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遂罷兵。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
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
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
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

鼂錯論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

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来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臣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
内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
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

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屯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
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
玁狁于夷

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
老思土超妹昭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
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
通侯位二千石天幸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
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
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

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得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

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志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妾愚戇不知大議觸犯忌諱書奏帝徵

超還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鹽鐵論曰。古者無

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

此杕杜釆薇之所爲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翶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大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同心

相愛此兩人家貧無錢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原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食此兩人拔刀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玉貝劒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来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何於是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

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任安為益州刺史。田仁為丞相長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决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黄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劉子曰。逄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鶡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貫習。

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亡是懼奚據望獲乎。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游。不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閒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

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晉咸寧五年春樹機能攻陷涼州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

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十一月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攄險拒之隆以山路阨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十二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

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
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
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
燎。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
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
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坰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

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鬛謹落四下戢其耳

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
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
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
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
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經武淵源卷之三終